禮記章義

禮記卷之七

樂記第十九 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將記及諸學者作樂記凡二十四卷後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篇目具見別錄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篇爲一篇事在劉向之前但今考十一篇所稱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者其章段之分合編次之先後多亦莫可考矣朱子曰古樂散亡諸儒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說蓋失其本矣臨川吳氏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比音避○此音言凡音皆由心而生而樂本是以生也聲謂語言音謂歌詠不常之謂變有定謂之方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人心感而遂通故宣見於口

而爲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而爲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由是比合其音而播之人音宜之爲舞則樂名焉詳推音樂與人心相爲終始之故乃一篇之大指也○詩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大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爲音古吳何氏曰方猶言曲調也清濁高下爲有不齊是之謂變至曲調既成則有倫有脊成方而爲音矣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噍音焦殺去聲樂音洛嘽音闡○此歷言人心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之詳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粗則高而且急厲則猛而且暴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和則不乖柔則致順比此六者乃情也非性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情則感於物而動所謂發而中節者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

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此因言先王旣其所以感人心者而制爲禮樂刑政之事以導之也蓋音樂起於人心而聖王卽以音樂正人心故禮以道其志而使無偏樂以和其聲而使興於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因各雖殊其致則一此先王之同其心而出治道者不外於此蓋不但音樂與人心相爲終始而其所係者如可見矣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生人心音從下作生於人心○此申言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音之意而因以見其通於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也治世政事和諧故音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音怨以怒亡國危亡將滅故音哀以思蓋音生於所感而所感之哀樂由爲治之得失此聲音與政相通而先王道所以成者以是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音覘字書作惉義同懘[illegible]去聲○此以下詳言音與政

通之實蓋兼音之比於樂者以推之也宫商角徵羽所謂五音君臣民事物其應也劉氏曰五音之本生於十二律之黄鍾黄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宫音之數宫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音止於五此其損益相生之次也以絲音之其數如其律分之數宫屬土絃用八十一絲音至濁於五音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音次濁故次於君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音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故次於臣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音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徵屬水絃用四十八絲音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遲速之次也五音固本於黄鍾為宫然遞相為宫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宫既宫則宫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又正變相權不拘其次而因以不失其次之法也怙懘謂不和也聲音之道必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八音克諧而怙懘不作也此見治世之音與政通也

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陂音波○荒者治之反陂者平之反也承上言若宮或亂則樂音荒散是由其君之驕治使然也餘放此陵兼荒陂憂哀則危而言慢兼驕陂怨勤匱而言○陳氏曰五音合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乃調得律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之類而謂之奪倫矣此則不止漢儒附會其有此事必變不可若設物各相奪倫即其間君臣民事物必多有不盡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見樂與政通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比去聲○比近也桑間衛地桑林之間詩所謂桑中衛是也濮上衛濮水之上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有新聲使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所爲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此其事也濮上之間私謂淫溺之私也由政散故民流而誣上以行私也此見亂世亡國之音與政通而即鄭衛以實之也○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情動形爲聲而音應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有不和乎亂世亡國以欲勝道其聲怨以怒哀以思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民其有不困乎由是觀之世與音

與政夫聲音自與政通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云八音在治忽國語云政象樂亦斯意也愚按鄭聲淫甚於衛孔子獨以爲放而此言衛反甚於鄭者蓋考風俗鄭較淫於衛而驗政治衛較甚於鄭鄭風淫者多在下衛風悖亂多在上如新臺鶉奔諸詩其爲上者若於如此而桑間濮上慝於下者鄭詩無所見也朱傳之論鄭聲蓋詳以至穢附論此以見言各有當爾也前章言先王之感人心在於禮樂政刑四者而本篇以論樂爲主故自此章而下述言樂與三者相通之意以申明之○凡音者生

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此承上章申言樂與政通以起下文樂與禮通之意而遂兼發之也倫類也理分也謂通乎萬物倫類之分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考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獸之知聲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也孔子在齊所聞季札聘魯所觀此君子之知樂也鄭氏曰唯君子能知樂故欲噍殺之聲則知爲志微噍殺之音作嘽緩之聲則

知為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乖所謂審樂以知政也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幾近也○鄭氏曰禮理也樂則倫理故於禮為近應氏曰幾者精微之極也倫理之中皆禮所寓知樂則通其微於禮矣下節樂與政言而推其備於治此節樂與禮言而推其得於德者蓋禮樂施諸政事為移風易俗之要而反諸身心有為閑情節性之本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大羹之大音泰和好惡並去聲○隆盛也致猶極也朱絃練朱絲為絃也疏通也越瑟底孔也遺者不盡之意也承上言得禮樂以為政

朴如此故禮樂之盛不在乎極音致味而在於德如清廟之瑟練朱絃以爲絃使其聲濁疏越底之孔使其聲遲其詩歌一人倡三人從而歎和之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音也大饗之禮尊以玄酒爲俎以生魚爲鬨其大羹亦不以鹽味爲和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味也由此以推則先王之制作豈以御欲哉教民平其好惡則人道復乎其正而身世胥淑於德矣此即下文所謂人爲之節而大禮必簡大樂必易之意也○邵氏曰文王之瑟有遺音大饗之禮有遺味而後世貴尚者其音味非極乎而德有餘也則禮樂豈假於外亦貴其有得於身心而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知上知字去聲知者之知同好惡並去

發○物通訓事物也所以發而中節之節知誘之知謂所知也化物謂物至而見化於其物也悖逆詐偽幽而藏淫泆施於已作亂及於人弱於愚怯猶常人耳疾病老幼孤獨言之也朱子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此言人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動也所以好惡而有[illegible]之心者於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情之所以[illegible]之所以流也於此懼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illegible]而[illegible]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髮處出其反躬自[illegible]益明存養自固而外物不能誘矣[illegible]心之知[illegible]於[illegible]理者也人心之知誘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道心微而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不能反躬循理於是人欲蔽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接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爲禽獸不遠矣其爲大亂之道不於是而滋甚此以見好惡不平人道失正而先王立制教民之所自始盡乎上章以起下文之意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

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安樂之樂音洛冠去聲別音鼈下同○射鄉謂射禮鄉飲酒禮也承上文言先王見人情之失其平也於是制爲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處哀戚而失之野也故節之因其處安樂而失之荒也故和之因其男女之瀆也故別之因其交接之偷也故正之禮節其心使約之而得其中樂和其聲使發之而得其應且政以率怠而使禮樂無不行刑以防肆而使禮樂無敢廢四者通行於天下而罔有悖逆則王者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於是乎備矣此所以德成修明物我兼善好惡平而人道正也節內歷言禮樂而末兼言刑政者四者其用雖殊其理則一雖不備言刑政而理具矣故通言四者以申明之○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和以稅同序以

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和於內
而不離飾貌者禮檢於外而不流此禮之義樂之文相資爲用也
好惡以心言刑賞以事言皆禮樂之資仁愛故敬而不離義正故
親而不流此仁義所以爲禮樂之至極也民治出是而行則人顧
大化與抑其然而等和別均之迹俱泯矣應氏曰樂由中出禮自
上王道備言爲道之具此民治行言爲治之效也
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
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去聲○
合父子以下文義未詳應氏曰四海之內四字疑在合字上劉氏
曰欣喜歡愛之和相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樹
故靜序則成儀交錯故文易如乾以易知之易簡如坤以簡能之
簡樂至則人皆得其所故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故不爭揖讓
而天下治如堯舜之世是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
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則其長幼之

序則身修而家齊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以敬四海之內則國治而天下平矣禮行而後樂達故於樂但言天子不怒而已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愚按如應說亦通而以敬天子文義稍未安劉說亦未知果否然引周子爲証義則精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百物不失遂其生也祀天祭地正其位也明禮樂幽鬼神者朱子謂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也四海合敬同愛極言禮樂感化之成○此章備論禮樂二者本末始終之理此下三章皆本此以推之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上章合敬同愛對偏勝之不齊言之也此章合敬合愛對事異文之不類言之也上章言其驗此章言其體承上言禮樂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何哉蓋禮有經曲之事殊而情之於敬則一樂有疏律之文異而情之欲愛則一此其與天地同節

同相而能以其情之制者合天下之情也惟其然故明王以相沿述而各因其時損益以其時事功名而建禮樂也時如虞夏商周事如揖讓放伐功如放勳重華救民取殘名如韶夏濩武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還音旋○綴之言連舞位相述也兆者其外營兆也裼襲見曲禮情謂敬愛之實原於天命之本然者即上禮樂之情之所在者也文謂形文之具見於人事之當然者乃此禮樂之器禮樂之文之所寄者也知其情則知其移變通久而未嘗易故能作識其文則識其修廢舉墜行不可變故能述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若周公述取先代之禮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聖如夫子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輔氏曰情存於中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

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符卷○此承前二章之意而推聖人之制作本於天地之和序也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氣之爲也禮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質之爲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凝則物之成者復壞矣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朱子曰樂由天作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

同也。論去聲，夫音扶，下同。○此經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於和序之實也資猶撥也主也越發也鬼神通言凡鬼神也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皆足論而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官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立之正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凡君子之所獨知也若施之器用以奉事神明者則衆人所共知者也○方氏曰金石皆言亦統以禮而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物也情官質制禮樂之器金石聲音之數禮樂之數其義難知其數易見也然樂於以見乎金石聲音禮則見乎玉帛揖讓而其用亦各不止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不言者皆省文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辯治同○此推言制作之治功以見感於和序之本也然樂則明也極則憂荒怠而生悲也麤則偏滯畧而失中也干戚之舞樂未備矣然非備樂者備以功不以器也然

享而祀禮云殷矣然非達禮者達以治不以物也五帝三王則不沿樂而崇備不襲禮而禮具盡治功明盛而憂竊轉而爲敎備矣此所以天地之和序皆應而乖戾皆消也故以大聖賢之五帝不言禮三王不言樂蓋互文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去聲別音鼈下同○此又申天地之序和之意也劉氏曰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焉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神者氣之伸而陽之靈也樂以敦厚和遂其氣之伸而行於天是率神而從天也鬼者氣之屈而陰之靈也禮以辨別其宜收其氣之屈而具於地是居鬼而從地也敦和率神而從天則發達乎陽之所生別宜居鬼而從地則安定乎陰之所成如是故聖人作禮樂以應天配地制作明備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尊

地卑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與易繫辭畧同而記者引之以明禮也天尊地卑不乾坤而言故變象之而言君臣定卑高以陳指六子而言故變象之而貴賤位陽常動而大陰常靜而小故小大殊事而禮亦異情也五方之族聚各以類萬物之羣分各以羣故性命異稟而禮亦異儀也在天成象如日月星辰之類若在地成形如山川原隰之等列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隮○氣即陰陽也隮升也摩進盪播也霆從雷故皆言鼓雨從風故皆言奮四時行故[illegible]從火故皆言煖凡皆天地之氣爲之也化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劉氏曰上節中禮者天地之序下節中樂者天地之和凡此又言數法之所本也化不時則不

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不時自樂失其和而言無辨自禮失其序而言升之言長也放也情猶理也不生則氣鬱而非著不息矣亂升則鬱蕩而非著不動矣蓋乖氣致異而天地之理然也陳氏曰不時則不生以天道明人事也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道也此反結上兩節以起下文之意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樂著之著直畧反除如字○及至也承上無序不和而言也著謂猶處也對居而言著大始居成物猶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乾以健始故著大始坤以順發生是居成物而禮樂法之也應氏曰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充塞流行無斷不至無幽不格無遠不屆無厚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而顯諸仁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而藏諸用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天地之間不過此理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此以上又言成功之所合者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行綴之行者抗米去絲○五絃之琴其絃按五音無文武　絃南風即南風之薰之詩見家語及尸子蒙樂官舜既歌南風欲與天下諸侯其歌之故夔以此賞制為樂而賞之也後漸大學教成之教應氏曰勞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孝子言父母之長養己如之其詞未聞哉曰前有孝行故以五絃之琴歌此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熊氏以為凱風詩非矣家語南風之薰王肅所則又尸子雜說不可盡正紛紜言未聞也愚按南風之薰詩正與下文治民勞逸之義相足故鄭注論引家語及尸子以雅鄭而疏反以為不可盡從可謂敝於訓鄭而溺緯言且如制樂非夔始而夔始以南風制為樂而賞諸侯猶制琴始自神農而舜乃作五絃以歌南風也王氏不用此而以為夔制樂最非為賞諸侯此無理也不亦故於肆譏哉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

矣。大章，堯樂名，言其德章明也。咸之言皆，池之言施，黃帝樂名，言其德則備也。韶之言紹，舜樂名，言其德紹乎堯也。夏之言大，禹樂名，言其德能光大乎堯舜也。殷周之樂，謂大濩大武，言於人事極盡也。○此章言樂以昭德，而歷舉帝王之樂以實之，亦前章功成作樂之意也。篇中自第三章以下，並言禮樂者凡七章，而此以下五章，皆專言樂也。其間雖或兼言禮，亦側樂而言。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疾謂疢疹也。風雨者一時之氣候，飢謂飢荒也。教謂教化，事謂功事。行猶將也。寒暑時，風雨節，此天地自然之樂也。人君教時事節，而樂在其中矣。是則樂以法天地而為治，而非徒為之也。治善則樂將象君之德矣，而民之被化於德教者，又何疑哉。此申上章德盛教尊而錫樂之意，而同則樂與德教互為終始之意也。蓋王者教時事節而樂作，樂乃以象君之德也，而樂之為教，又可以移風易俗而善其民，是又象君之德以為德也。故前後文通明其義。○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先王之為樂，以法治

也樂則象德如韶夏濩武是已若無此德而求之鏗鏘節奏則不可謂之樂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夫音扶○分言之為不屑總言之為酒獄訟繁所謂訟師起於飲食也一獻士之饗禮旅日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蓋極言其多也綴止也此類樂禮樂象德綴淫之實以明上文之意而起下文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樂之哀樂所樂之樂音洛分去聲○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以禮終則哀不淫樂不傷而樂在其中矣循周子禮序則樂和之說也所樂即樂其所自生之樂俗下應氏本漢志增一易字以豉反今從之此因言樂之為教善民化俗之妙而民之所以樂君德而為德也

○夫民有

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洛下同○此復申篇首人心感於物而形焉聲音之意而因言先王慎所以感之之道也血氣心知之性兼道心人心而言朱子所謂雖聖賢不能無人心雖庸愚不能無道心是也術猶知也民心無常而其喜怒哀樂應感之幾起於物而動然後心術形於其音故采之可以觀民風如下文所云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註志如字噍本作焦思並去聲○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可知其哀思憂愁也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易去聲○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寡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可知其安樂 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上聲猛威武貌奮迅貌言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賁怒氣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故可知其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稜也勁堅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可知其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柔去聲好去聲○好璧孔也肉璧邊也考工記註云肉倍好曰璧好倍

肉曰羨肉好均曰環此以喻音之圓通瑩滑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可知其意焉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僻同狄作逖○逖長也成終也言一終甚長浮泆之意也滌流濫情也如以水洗物而浸濫無分際也此乃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之所流極故又知其淫亂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行使並去聲比必二反長去聲下同見音現○情性即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之理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上言凡音生於人心故聖人作樂本於應感之情性考諸律之度數制以隆稽之禮義然後用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動不至於散陰

靜不亂於邪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其則氣不至於怒柔氣不至
於懾陰陽剛柔四者和暢以交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
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其教以化民成
俗立之學而若學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立之等
而若中二舞勺成童舞象之類脩其節奏而和音曲於丘舞省其
文采而藏綴兆於五色此皆以繩德厚而欲其成德也又律小大
之稱而如宮音之至濁及羽音之至清繁之各得其平比終始之
序而自黃鍾之初九至仲呂之上六編之各得其次此人以象事
行而欲其正行也凡此乃使一切人倫之理皆於樂而見是即樂
而可觀其義之深與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爲證也纔猶檢
也保及如中庸教學禁禮之厚象猶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
法也節行如上文宮亂君驕之類
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
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
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樂而之之樂音洛易去聲感少作燒◯按者有力已薪而
敎壞煩者天無時而損氣衰者發將消而哀耗此三句皆以起
世亂也慝也無常度感無節故淫哀而不莊樂而不安則與樂不

者莊不傷者異矣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則與敬而行節反而根本者異矣廣大狹小也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不能合生氣之和滅收人心和平之德則不能道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此反言以結上文之意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言抑之節其聲分其辭○此亦上章之意而上章皆以制樂之故言之此皆自行成於己而與發成於下者言之凡感切以求其感即倡也和即和也回謂回邪謂邪曲謂曲直謂直蓋言往復左右前後之象其分即順逆之分也應氏曰聲感於內而氣應其逆氣應於微而象成於著成象則有形可見所謂見乃謂之象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行其辭辟辟同○反復也復性情之正而不留於邪則志無不和比

分也分謂總之類而不入於惡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如論
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也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
矣此所乃君子修身之要法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
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光猶書光被四表之光著
至德之發見於樂者也四氣之和謂四時之和氣
此下二節則君子合樂之極則與其明效大驗也是故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
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
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旋同和
去聲○五色成文言其容八風從律言其聲百度得數言其節小
大終始即前大小之稱終始之序迭相爲經續達所謂還相爲宮
是也行旋行倫論理也謂樂教施行而一人之身與天下之大倫
理皆清明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氣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
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氣故象風雨說曰八
風者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

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交也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陽氣始潛藏也應氏曰五聲配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萬事萬物之根本故各得數而有常不亂不姦行於百其常而不紊相成相生焉則言其變而不窮唯其常則能極其變矣愚按此章君子反情以下言樂之理所謂無聲之樂也倡和以下言樂之數所謂比音而樂之也蓋合內外兼本末而修身理物之道具矣故其樂之盛至於如此而被之一身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也施之萬物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也至此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雖聖神之極功亦豈有加於此哉學者詳之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上如字下並音洛○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以欲忘道故長戚戚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復情和志以修其身也廣樂成教以治乎民也樂教既行民知

同道而君子之德可觀矣此二節又總始終而申之也〇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此章極言德義之妙以申上章之意也劉氏曰德者性之端即和順積中也樂者德之華即英華發外也三者志聲容也志端之初發者聲與容發之所見者志動而詩以言其志詩成而歌以詠其聲歌詠之不足則又不知乎舞足蹈而動其容焉蓋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然後比之八音之器而及乎干戚羽旄也由是觀之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氣之積於內者盛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凡其積中而發外者如此而謂樂可矯僞爲之乎以見心爲三者之本而德性之所養者發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

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其之樂音洛下章同見音

現下同拔苦佩反○心之動承從之雜而言不言德而言心者性存於心也樂之象所之飾承樂之容而言象飾而不言器者金石絲竹之屬形於象飾也方法也[?]始謂作也往進也亂如云關雎之亂謂終也歸若舞畢而退就位也復如投來報往之報謂疾也路若也示上言之由動本樂象而治所緣之是以樂舞將作必先擊鼓以動眾既必三終足以示舞法而既作必問[?]以明其進必復[?]以[?]其退[?]奮迅疾速也而不過於疾遲而[?]極幽微也而未失之隱此皆所謂樂象以治飾之事也以之為己則和而不下而樂志不厭以之為人則更而公而備道不私此則由動本而樂象以治飾之意也然其如此故樂情之始見而[?]以立樂舞之將終而德以尊君子以是感發其善良小人以是[?]省觀其亦陽[?]古語以為生民之道之大者[?]彼[?]以[?]之○陳氏曰其備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說其十三年伐紂此說久矣只此特過論聖人[?]之理如此耳故同生民之道樂莫大焉以作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

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此又由樂者正同以下三章之旨也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半為功故主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歸為事故主報也應氏曰樂有動盪之和播而出於外故曰施禮有收斂之節反而退於內故曰報韶夏濩武皆章德而導和朝聘祭享皆報情而反始也朱子曰樂其所自生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發於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便是章者其內之德也禮報樂其所自生盡自本達末自然該終之意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也反其所自始盡自末溯本自然原始之意所謂反本復古不忘其所自始也下四句皆通明首二句之義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教旨衆○天子賜諸侯以車上公及同姓侯伯皆金輅異姓侯伯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謂之大輅惟賜者侯以旂上公龍旂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此謂諸侯以寶龜以青黑為之緣而牛羊之羣以從之不聚十氏曰此八句皆有錯簡上下文不相承當是錯簡疑接前後節文證相同理復相見不合中忽雜此數句于記者之但未知何簡所錯耳或曰此與明堂位文勢略相似論魯得用天子之禮所以賞寵賜

天子以牛羊從豚諸侯特牲亦用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疏曰樂出於心故曰情禮見於貌故曰理

樂主和同則遠邇格禮主辨別則貴賤序人情如是而已○劉氏曰凡情不可變故和樂道德而流然則同所謂統同惟理不可易故禮將簡文而成然不亂所謂辨異此禮樂所以皆管人情也愚按統同亦陽舒之義辨異亦陰斂之義上文施報以下皆承此用而言此同異以上乃指其體而言皆出乎人情而前所謂同則相親異則相敬而人情物理皆在其中矣此以下三節亦兼言禮樂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偵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上

精粗言其質○此記文而本前篇其功效以明聖人制作之妙也著如中庸形則著之著偽如荀子謂依僞也達如達天德之達降興猶周禮所謂天神降地示出是也凝成也精粗之體謂物粗也如言備物不遠者然領猶統而領之窮本知變為樂之情者循前所言論倫無患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為禮之經者即前言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此四句總言其理也偵天地之情所謂天高地下萬物

徹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達神明之德所謂大禮必簡大樂必易仁近於樂義近於禮也此二句推其理之實也降興上下之神所謂居鬼從地率神從天也凝是精粗之體所謂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也猶父子君臣之節所謂同則相親異則相敬也此三句指其理之用也然窮本知變則理無不通著誠去偽則誠無不貫有是實理則有是實驗矣○劉氏曰窮本知變樂之其自然之理也故曰情者誠夫偽者修其當然之道也故曰著誠去偽氏曰天地之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位焉上下其物莫不各先上之作禮樂偕天地之情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際而微顯者徵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大然後陰陽交通而微之精氣有所激交感擾疑精氣之禮皆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也意假若而求識究本何不降與上下之神何獨以而疑是三字相接測可當知際尺述看爲見而字見接上之詞是字乃指上之義緣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故逆言之一條乃二而者也尺下節皆云化行爲陽之驗作疑物備看上下乃皆訓其而指沫味之發也精粗猶言大小尺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

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illegible]

殈呼臭反○大人[illegible]天子之位也[illegible]察乎天地而上下[illegible]以覆地[illegible]而[illegible]胎不[illegible]天地如此而[illegible]於樂之道[illegible]明之德[illegible]故其功[illegible]於萬物各得其所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illegible]物不[illegible]類其然[illegible]人[illegible]樂不[illegible]非者之人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illegible]

殷祝商也周有夏祝商祝夏尚忠商尚質以忠質為主故名宗廟之禮敬在尸喪禮哀在主人所謂德行也○劉氏曰有司[illegible]

子之所知者樂之末而君子之所與民同也如其本則豈非君子之所獨得而與百工同者乎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制於天下也上下自北面而言先後自後尸後主人而言德行在尸與主人道也而瞽子樂師習於藝行於宗祝商祝習於事制其器也先王制禮樂道器兼該而其上下先後之序則如此此承上章遵神明之德以申各章凡言德器者之義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謂雅頌之音也服之故唯恐臥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下同相去聲道導同○旅衆則俱進旅退旅衆不雜也和正以廣聲無姦也總衆其聲容之善也絃匏笙簧衆言衆器之屬拊之言聲謂擊拊也一云拊樂器名

以莊爲之質以雅節之以愉樂即下文所謂相也文即謂鼓也武
謂鐃也亂終也訊猶治也雅謂柷也作樂必會合樂器守待拊鼓
而作而樂之始奏則擊鼓鼓之將終則擊鐃樂之亂則治以相[illegible]
之疾則治門根此則詳其詩者之節也道猶引也古即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之古君子於此語此節即於此道之於古而古樂人
修齊平均之德化不難哉矣談因論古樂而成發之者深也○方
氏曰鼓鼙爲陽故謂之文鐃鐸爲陰以謂之武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
樂之發也僞○儒獶與猱同本或作獿○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不整也姦聲以濫而所謂姦聲之音溺而不止即
所謂侏儒之蓋優非優侏儒類小之人也獶雜於男女之中更不
復知尊卑上下矣是其作樂雖雜無可謂者其可與道古乎如此
而其所以發亦可知矣○撥扑上者與後列謂如論拔狀也今君之
本或作獶其俳伸步相和長補優之俳與論倡之意也
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下同○音樂之聲
與稱首名義徵別詳下文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

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當去聲疢音趁莫音貊長上聲王去聲俾依詩作比其詩施音異○當謂不失其所也祥如言吉有祥之祥亦妖也大當謂大化均調也紀綱三綱六紀也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宗族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為六紀也此此先序之以禮乃和之以樂所謂先王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德音道德之音也此上謂親下謂臣也詩變詳見朱傳子夏蓋借以證德音之說溺音淫溺之音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數注讀作促速敖大辟僻同喬作驕○好濫者泛濫無涯之意燕女者燕安不振之氣趨數者迫促速疾敖辟者狀偏邪四者皆以志言淫溺煩驕於後然其淫色害德而不可用於正則均也言祭祀者樂重而喜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詩周頌有瞽之篇肅雝舊作樂而合于祖之詩也因上文溺音祭祀弗用而此且以見德音之所用者廣矣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好惡以前去聲誘詩作牖椌音腔楬丘八反塤壎同

旄音毛狄翟同長上聲○謹好惡所以慎其德也即上章和志庶行之事而上文之大當本諸此矣詩大雅板之篇鞉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椌楬即周頌有瞽之柷敔壎六孔大如鵝子燒土爲之篪八孔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截竹爲之六者音皆質素與德相稱故稱德音干楯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濟和之又用干戚旄狄舞之象以舞蹈之此則德音之備也酳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酳酢之禮而貴賤尊卑長幼之序自各宜於當時而垂之後世蓋備言德音之用大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橫古曠反○鏗然有聲號令之象橫者蓋氣充滿之狀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磬讀爲罄其聲罄罄然有辨別也死生之際非辨義而介如石者不能決而封疆之臣守死義道其正也故聽而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心雖放佚哀聲必斂以肅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制之義人之有廉隅者如之故聽而思志義之臣也

竹聲濫濫以立

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音旭。○濫，注謂有擥聚之義，故可以立會。畜聚之臣，所謂節用愛人給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劉氏曰：竹聲濫，濫則惠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聽而思其臣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謂出將也。○讙，囂也。其聲諠囂，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上稱武臣，此又專指將帥者，所以鼓進而其權在將而已。故彼聽而思之。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合之謂必合於心也。此樂誌以致勉勵之意。○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滑，土聲重濁，木聲樸質故也。然匏亦在竽笙之中矣。愚按：應氏短滑重濁樸質之說，於義未足。既知匏在竽笙中，則短滑之說固非矣。此蓋約舉之詞爾。○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此章見家語辨樂篇，文義多同，然引證係小異者於後。○賓牟姓，賈名。病，憂也。孔子問大武之樂，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對言武王伐紂，憂不得士心，故先鼓戒士衆，久而後出，今舞者蓋象此也。咏歎之淫

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連延不絕之歎逮及也孔子又問備戒之餘何以歌音長歎不絕賈言武王恐四方諸侯或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史稱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然其惴惴然長慮卻顧而不敢遂以爲得猶然也此其爲聖人之心與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又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急於救民故不可緩也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對爲小異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家語作軒○坐跪也軒仰起也又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跪以右足至地左足仰之而賈以舞法無坐故對言非武舞之人坐也蓋亦謂失其傳與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則此對又非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何是也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聲而貪及商是武王有貪欲紂之天下矣故賈言非其音而孔子急問其何音也賈又言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失傳而謂

武王實有心於商則其志為荒悖矣豈應天順人之心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與萇弘所說也萇姓弘名周大夫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家語作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免席避席也問命謂聞命而對也未出舞將而備戒已久可謂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位之間是遲而又久也亂卒也孔子答賈言樂以象其成功將舞時總持干盾如山之立者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而所以發揚蹈厲而奮猛者則象太公之志以武而亂樂其武舞將終而皆坐者則又象周公召公之治以文而止武也此亦約言武舞之大綱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作始成而北出三成而南反○成猶奏也凡樂之一成樂之一終也綴行也樂舞也武之戰也初自北第一位而南至第二位是象始而北出為一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克商為再成又從

舞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南面反向乎北舉克商而南為三成又從南頭北向第一位至第二位象克商後疆理南國為四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為五成又從第三位而復於北頭初位之行象武王功成歸鎬四海皆崇為天子為六成此還復武舞象成之次也周都鎬在紂都之北東故舞位因以北象周而以南象紂都而主崇乃復殺以崇天子於北見武王本未嘗一日敢失人臣之分行天位之意而其於予心人蓋非得已也從向兼詳夏宗備說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謂作四分去聲○此進中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四伐朱子謂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分部分也濟猶成也言再成時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為節而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此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也其時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象事蚤之蚤成也若其始久立於行綴而不遂舞則象武王待諸侯之集而不輕進也一謂四伐為四方之征伐蓋以武既勝殷而滅國者五十也按此於盛威於中國義固得之即所謂分夾而進亦當為進兵四方之解但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乃謂將舞時之立綴遲久象武王之待諸侯以伐商耳若謂伐商而言征伐四方則於上下文次為不屬不如陳註為允也

且女獨未

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女音汝。反，註讀為及，今據家語作反商之政，註義非是。使之行商容，家語作使人行商容之位。行，上聲，何梗切。○反商之政，即武成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投者，舉而徙置之也。投宋在成王時，此紀載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因言之耳。其稱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未甚言先後之詞，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比干、箕子、商容，皆賢人。行者，巡而省之也。時商容已亡，武王既式其閭，乃使人巡求其後之所處，而復還其位也。弛，蠲也。政，即王制不從政之政，謂免其役也。倍，增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

鍵鍵同建注作鍵字之誤也櫜音高◯釁者血塗之也凡藏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還鎬京故倒載也鍵鎖也櫜韜也兵將皆鍵櫜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蕃臣名之曰建櫜當在虎皮之下愚以義味之原文自合蓋[illegible]諸之體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說脫同貍音釐騶音謅◯散放也左謂東郊之學右謂西郊之學貫穿也軍射但主貫革今散放軍伍而習射於郊學東學歌貍首之詩以為射節西學歌騶虞之詩以為射節則軍射止息而不為矣裨冕五冕也詳見竹子問擬柿說解也敬做神也五者舊謂禮射戒服祭祀朝覲耕籍為五也然按祭義所列五教無節首散軍郊射與神冕搢笏二條而祀明堂之下有食老更祀先賢二條與此不同者蓋自武成之始而言故首之息射脫劍自化成之後而言故言養老祀先賢各有當附也且本節息射脫劍必於學亦即祀先賢之意而食三老五更即附見本節之下則其貫亦豈有異乎宋語本節更祫郊祀后稷一條而稱六教與此又不同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更平聲大音泰弟去聲夫音扶○養老教弟說見上文割牲至總干並詳祭義此以上自其戰勝以及其致太平皆明其不敢放於武功之意以見象武之所以遲久也○此上二章皆出自樂而言上章子夏之告君者自音之所合而言其美善之謀也此章孔子之告賓者自舞之所象而言其美善之旨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去聲子諒作慈良則樂樂則不樂之樂音洛○自雅離為斯合乃須謂一發一分之頃也致者推而極之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嚴和樂

莊敬心與身皆不可暫有斯須也○朱子曰易直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卻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疑矣又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中心實有此惡卻非本有然既為所誘而得為主於內非心而何易按自易直子諒之心生至安則久但於中漸次分得如此此數句只當得和樂一字對莊敬二字看天神二字對嚴威二字看下文自分曉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動於內自中出也動於外內外人也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煇動於內乃光華發外之符理發諸外乃動容附措中禮之實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則樂之樂音洛○馬氏曰以禮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則於外而主減故作之而以進爲文動於內而主盈故抑之而以反爲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作而進之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終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柷止之以敔此皆抑而反之也不進則銷銷於息不反則盈至於流先王知其易偏故有報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樂俱動於外必界以自收斂至藏樂德撤於中必稽而後形故主盈蓋樂由陽來斂自陰作故也而其用則禮貴行以和而以進爲文樂貴抑以節而以反爲文若退而不進則減縱銷沉滅勝則離攜而不反則恣氣放肆樂勝則流故禮必和禮之報樂必節盈之反抑則從容歡愛而樂此樂以和禮貴節則從柔平中而安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而一歸於無過不及致一也○此章又兼禮樂言之首二節言禮樂之義而末一節言禮樂交濟之義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

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

二字出首尾樂如字餘並音洛耐音能肉柔去聲○曲委曲也則決也繁衆盛也瘠減殺也廉稜峭也肉豐厚也節者止奏者作而進也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則文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咏歎咏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而不道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先王制爲雅頌之聲詩以道而翹之者凡皆正其聲以感人心也愚按詩樂之要不外聲與文二者而已論語朱傳云夫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得其性情之正也先王立樂之方其在斯與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謂審守其一也。聽之而敬順親者，因宗廟族長鄉里閨門而不一者也。和者本於心而一者也。故審守其一以定和也。比物即所謂比音而樂之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惟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斷飾其節，及其合以成文，則可以合和至親至疏之倫，而附親其疏。且樂者爲盡樂發於心而感於人無二理也。又言立樂之方者，上文所詳正以推樂正，此復由心和以驗人和。上文以正性術，而此以盡倫理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要平聲。行列之行音杭。○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紀綱，所以防範人心者，皆在於是。極言詩樂之爲所關者大，以總結之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

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樂兼辭文而言也儕類也言各從其類以致極中和而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則其道之盛又豈偶然而已哉○此章承言詩樂中和之道以申首章聲成方謂之音之意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亦上章之意但上章統言制詩樂之道此章則析言歌詩樂之宜也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師樂師乙名也頌謂周頌風謂周南召南以下文推之可見直如直義之直言由正直己身而歌詩以

謂之詠也斯者流行之意德豫持於歌之先而加義於歌之内則天地流行而行天地以下四者之驗矣○古吳何氏曰寬柔斯大疏達之類是德之主其静正信之類所以節之也愚按下文疏以商人爲宋人蓋以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而識之也則此歌商乃謂商頌而歌頌乃商頌與但歌風雅頌皆以相因爲義而方氏謂商音謂決故謂之柔揆者宜歌之齊音柔揆故性之謂決者宜歌之是乃以相制爲義殆非其也陳氏之義也今以何氏之說推之肆直是德之剛中者而慈愛乃以齊之故歌商齊之剛決溫良是德之柔中者而能廉乃以濟之故歌齊商之柔揆是皆相因也歌正相因而不取相制者蓋其德已調劑得中將以發揚蹈之而已朱下節保字之意可見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識音志○商人識謂宋人也保猶安也言安於所表而不降也○古吳何氏曰觀裴二國者恐人疑非正聲故也其聲出於先王之世如此則豈若今之鄭女淫志與微僻驕志者哉愚按何氏說則有發明但齊音見利而讓疑

知難曉今考來氏十一篇無其說惟猗篇頗類與甫田篇成餘連類大意略近之然夫偏固不以見利而讓許之矣若此外有其詩夫子恐亦不删也豈節已之為詩夫為定義鄭或漢儒肯為之與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隊墜同中去聲說悅同○抗舉隊落槀枯也倨曲也句亦曲也多曲曰曲少曲曰句說見考工記治氏篇注鉤為微曲何為其曲者非端緒也長不也所謂歌不詠也此言其音節之嘗與其名義之大也子貢問樂備見前篇故此子及周公讀作○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耳

雜記上第二十 名篇者篇中所記雜也以篇帙多故分為上下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衰為主

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猶取益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易有序卦說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外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綏舊讀爲緌如追反○行謂以朝會之屬出行也館謂主國所授之館舍如於其國謂所復之衣與復之人之地皆不以在外異也升左轂與其升東榮之義綏者旌旗之旄緌之亦象招衣也凡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隘容一人與其

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輤音倩裧音閃說脫同○柩車上覆曰輤制象宮室形爲之裧者輤旁飾也垂於輤之四旁其下用緇色布爲裳帷以圍棺又用素錦爲小帳以覆於輤上乃行也廟門謂殯宮門也牆即裳帷狀如牆也以飾柩故不毁既入則不必更象宮室故說輤於門外也○按喪大記君殯之禮此記之輤即喪大記之櫬車其餘並之裧即所謂黼荒三列火三列者也緇布裳帷即所謂龍帷而素錦褚又即所謂素錦褚也以兩記參觀之可見但喪大記是言君殯之禮此言君死於

列之屬其爲制之同異則不可考以義推之恐名異而制則同互言之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士亦謂聘會之屬出行也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讀爲輇聲道○以布爲輤明不用帛也至家而脫去不待廟門外矣古者天子下達廟皆在大門外之左此謂至大門而即脫輤也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合大木如輪以爲運轉也門謂廟門也王侯載尸柩以輲大夫士以輇今至家而脫輤設帷載以輇車而入廟舉尸手出也脫車於阼階之下舉升適殯其與載於輲遂適所殯者亦異矣○方氏曰大夫布爲輤則諸侯用帛也朋氏曰諸侯及士皆有屋而大夫無文則素錦同諸侯矣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士輤故賤也其餘則同大夫○此亦言諸侯以下各死之禮○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訃音付○鄭氏曰凡者兼大夫士而言也某臣名某之某謂父母若妻若子也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寡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嫡同○君與夫人訃不稱薨而稱不祿謙也稱告於執事者不敢直指其君也○山陰陸氏曰諸侯同盟則赴來同盟者不赴也謙不言薨然而不言死若卒者不死其君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敵同貴訃作至則齊等之喪也一云如字○適謂位相敵私謂私有恩好使某之某使者名也實讀爲至者言爲訃而至此也一云如字使告以實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降於大夫故其辭又賤也○此章言訃之禮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

歸士次於公館此章言大夫士居君喪之禮也公館者公宮之舍大夫士喪次所在也大夫貴且近至終喪乃還家士卑至小祥得還矣邑宰之士卑且遠蓋又弟未葬時次之耳故但言哭於公館而下言終喪與隸喪大記公之喪士卒哭而歸是也舊說以士練而歸爲邑宰之士士次於公館爲朝士其失有五喪大記言士卒哭而歸乃指邑宰之士不得斜紛舛亂一失也士爲邑宰不應終喪雖治失職二失也衆境內之邑宰士皆常次於公館公宮亦不容三失也未言朝士而先言邑宰之士非倫次四失也且不升言朝之大夫士終喪而歸而於邑宰之士練而歸之後更言之又祇言士次於公館而已於理爲舛五失也夫謂之大夫士雖同斬衰而禮亦有等如喪大記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而其後子大夫公子食粥士則疏食如儀禮喪服篇公家之公卿大夫與大夫家之室老士皆爲貴臣其餘公家之士與大夫家之衆臣皆爲家臣貴臣爲其君斬衰而絞帶菅屨居其廬既虞食粥既練乃居外寢謂之堊室故終喪而歸衆臣雖亦斬衰而布帶繩屨居堊室既虞則疏食則既練而歸矣如此則大夫居廬終喪士居堊室至練邑宰之士居堊室迄卒矣其禮文極明而舊說乃失其義豈小病哉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堊音惡○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二者即所謂次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

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之喪服如士服

爲其之爲大夫錢下並同○此章言大夫士居父母兄弟之喪之服也按諸服於儀禮喪服經文蓋因末世之制而記之與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服從死者嫌若賤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鄭註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今未得聞也春秋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言之非大夫爲父服士服也然則士與大夫異者有等級殺於卑從士服疏衰斬其親在齊斬之間而已條大夫以上乃盡制也過按春秋傳晏子答家老之言則知當時士與大夫爲其親之服異矣若詳所釋大夫以上乃盡制而士不盡制則大誤也夫禮制盡之者爲是而不盡者爲非家語載此除孔子美晏子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而遜詞以避害也是晏子恐謂己從政盡制之是與人從俗不盡制之非故遜詞以避其耳若當時之大夫盡古制而晏子不盡制何駁人干咎之有且晏子本大夫得盡不盡而又爲之詞是直以人拖己非而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孔子何爲美之哉考儀禮喪服篇士庶人之喪數皆如其倫制王[illegible]卿大夫於旁期則絕降而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遂月數服制並同惟後子於其生母乃有壓降耳後世禮制盡壓

蓋三年之喪亦不行如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猶訪於孟子且其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則春秋之前禮已久廢而檜風采以庶見素冠素縪爲幸則其寫賢者之獨識亦可見矣其所以士服大夫服之異制者蓋士以下猶得如儀禮喪服之倫制而大夫以上或因旁期絕降之例而後衰遂及於尊親其始止變於服制而後且易其月數此所以治及於漢以下而遂成畢衣冠親朝以日易月之制也如發子者盡喪秋之賢大夫服盡禮制而又恐暴強人短以下皆宜也故言諸侯之大夫僅得比王朝之士而爲微詞以答之之何至以其蓋制爲不歲制如註說之用反哉然則喪服爲三年之斬制爲斬衰首經帶杖及終苫杖塊之屬令發子盡制而斬衰爲麤衰斬枕塊爲枕草者何也曰此異名同實之文也斬衰三升服極麤麤衰斬即斬衰耳枕草與枕塊雖異左註謂枕塊非儀禮經文因疑其枕當以草而至倫又謂復枕塊冬枕草則發子之喪父爲冬又當枕草矣而乃以此謂發子之喪爲不盡制則自春秋以來凡諸侯與其鄉大夫之屬皆莫行三年之喪者而反謂之盡制又何以說乎或曰如子之說發子既如士以下之盡制而不如當時大夫以上之違制則註引以證本章之文者何也曰此註誤解本章而因以義解左氏也本章所言乃末世之制非儀禮經傳所有其所云大夫服者乃文其從禮立制之一端緣大夫以上不能遵行古禮而因別刪

夏大夫之服故繁文縟節以矜其僭偷者則有餘而抑鬱痛深以致其哀敬者則不足而遂覺與士以下之守古制者異也註初不詳此章之本末而乃以爲子之守古制如士者誤解爲如士之不敢古制而引以証此節則是本節與方氏之義得亂也學者幸詳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適嫡同○此因上文而推言之也以上文士服二條而言惟父子皆爲大夫者服大夫之服矣而亦有不同者若大夫之適子雖未爲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此從隆也其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其爲父母服大夫服但與諸子之未爲大夫者位次相齒耳此從殺也○陸氏曰爲雖爲大夫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方氏曰適子雖爲士而不嫌服大夫之服者適故也庶子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而猶齒於未爲大夫者其次序不以貴賤易也○石梁王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則人道親親於尊親少異其服非也則公制而將以其私未全此陳注曰孟子言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人子遂於庶人而此記若此亦以大夫禮下不得隨其詳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 此章言子爲大夫而其父爲士未從之貴也注謂主其喪也謝氏謂大夫之適子得用大

夫之禮而士不得用也。○石梁王氏曰此條最無義理覓其說則
子貴尚父母遂不得而子矣真齊東野人語也愚按王說固正然以
鄭註推之則所謂適子得用大夫之禮者亦謂大夫以上來者其
子得以大夫之禮接之故使其子主之也王氏父不得而子之說
豈其無子則爲之置後為去聲○置猶立也立後即與大
然與或適子同而得行大夫之禮也○大夫

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此以下歷言大夫之喪諸執事之禮也宅葬地也有司謂治卜之因仍也蕤與緌同蓋用白布為深衣以三升半布為質綴於其上其帶之布亦如之而其屨則因喪之屨冠則以古緇布冠無緌也占謂將卜象者皮弁天子視朝諸侯大夫士視朔之服有司為卜故其服半吉占者尊於有司故服彌吉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朝音潮○史治筮者練冠祥冠也長衣制同深衣以素為純緣占謂釋卦者朝服稍卑於皮弁服以筮稍輕於卜也大夫之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按士喪禮柩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馬至日則祖奠又薦馬明日設遣奠又薦馬遣奠將薦馬則車將行矣故主人哭踊而薦馬者俟其成踊乃出大夫之禮繁者包奠謂取遣

其之粗包裹而置於道東也書謂書賵賻之人名與其物於方版也按士喪禮書賵於方版明陳器微者包牲取下體不以魚腊微者用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主人之柩東面謂書釋筭大夫之禮亦無考據此為若亦哭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相去聲○相佐也命龜告以所卜也作龜龜鑽而灼之也宗人劉氏謂都家宗人也云大小者蓋其職上士為大宗人中士為小宗人也則爲王喪大宗伯相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遂哭之卜師作龜而大夫之喪則都家宗人及卜人率北其謂不但掌以職喪已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此亦言諸侯以下復死之初也復見前褒衣者始命為諸侯及朝覲時所褒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也爵弁服者始受命所服也此言諸侯之復襲用諸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稅作褖音彖揄揺同狄翟同沙作紗○此言諸侯夫人之復兼用諸服也稅衣即褖衣色黑褖以禮進御之服給以祀為衣祭祀之服按周禮內司服云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玉藻云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夫人服自稅衣以下今言稅衣於狄疏對衆而言也素沙即今之白絹者諸服皆用為裏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下大夫以

襢衣其餘如士

襢周禮作展○此言卿大夫士之妻之復衣也卿大夫之適妻曰內子褒衣亦始命爲內子及凡所褒賜之衣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餘如士者謂士妻用褖衣而內子與下大夫之妻亦兼用之蓋內子衣自鞠衣而下下大夫妻衣自襢衣而下故也

復西上

西上謂其序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侯伯七命則復者七人而其序並之次則北面西上而以右爲尊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揄揺同絞音交屬音燭○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也褕翟褕雉也絞青黃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諸侯以上畫揄翟於絞而居於池之下大夫卑故不用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此歷言祔祭之禮也雖當作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祔祭於祖之爲士者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雖得祔祭於祖之兄弟爲士者耳若又無爲士之兄弟則從昭穆之序而祔於高祖之爲士者可也然則高祖若亦大夫則又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與王父母則祖也謂孫死應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此與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義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妃配同夫之所祔之配夫之祖母也無妣孫以無可祔之祖與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別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詞云以某妃配某氏是祭王父亦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惟祔祭祖母不祭王父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蓋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可援尊也、公子附於公子謂公子之祖為君則公子不敢祔惟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乃稱君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所以然者待父猶如君不敢自稱君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前言三年之喪遭喪之服也本節諸說不同謂母喪三年之練衰七升遭降服大功之麻衰七升則易之非母喪則不易之者從宜子之論也謂降服大功之麻衰並得易父若母三年之練衰其正服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三等之麻衰則不得易者庾氏之論也謂除服大功及正服大功三等之麻衰雖布有緦於三年之練裳以新喪葛皆得易之者賀瑒之論也陳註從庾說今按大功之喪帶麻不斷本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蓋賈疏之論爲正也冠衰帶皆易而練服止言冠功衰既言麻者省文也註詞互言之也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既除則有三年之練冠矣其時身服既練之練衰要仍既葬之葛帶而易比又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衰易其練衰以大功之麻帶易其要帶而首絰既除其服大功之麻絰又不待言矣惟杖雖不易且斬衰之苴杖齊衰之桐杖與既練之繩屨並仍不易而其除無不易也所以然者重衰衰巳殺而斬衰衰方切收其禮如此者大功至既葬受服之際則又反而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權絰大功之麻絰其服問所云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是也言大功易練則齊衰易練可知舉上以包下也練冠制見後第八卷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謂三年之喪既練則受以大功之衰若此後尚服其衰而大功親以下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行禮而不改服此從殺之義也凡殤陽殤祝詞並稱陽童惟宗子之殤除服則稱除殤童者未成人之祔尊而神之故字以某甫而不以名呼此則從降之義也

（一）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此亦言齊功之屬奔喪之禮也對猶親對之對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不暇他言也

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

喪及主人之成服也始即始聞之始大功以上之兄弟其帶[illegible]之麻始皆散垂至三日而後絞小功以下不散帶若聞喪將來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可及主人未小斂成服而即至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疏謂小功以下親謂大功以上疏者奔喪而至值主人成服則與主人皆成之而已親者則必終竟其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皆言處妾之喪與家處人之喪之禮也主妾之喪者女君死而妾攝女君則死而君主其喪也祔祭君自主而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者祔祭祔練祥祭死也殯與祭不於正室者降於正適也君不撫僕妾不撫其尸者賤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爲去聲○女君死則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也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猶卑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蒙言處兄弟之喪之禮也亦喪禮亦以卑鄉而哭此皆謂降服大功與凡喪服應於正服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往也往

送兄弟之葬而不當送之時乃攝主人歸畢而凡主兄弟之喪雖反則不可廢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疏亦虞之疏謂小功緦麻也彼無主而已主其喪則當為單虞祔之祭也○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待賓也凡者該五服而言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殤亦弁絰與去聲○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弔而哭之則身服錫衰首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此弔哭之禮也若未成服時與其斂事則身不服錫衰惟服皮弁服而已然首亦弁絰者蓋吉凶參用之禮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也於此時而遭緦麻兄弟之輕喪雖大夫降而無服而亦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雖大夫降其緦麻兄弟無服故服弁絰爲弔服疏曰若主人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裘首弁絰也此單首哭弔之屬之禮也○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去聲下同長上聲○其子長子之子也按疏祖不厭孫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其位也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謂大夫之適子其妻死而父母俱存則不杖不稽顙以大夫主適婦之喪

故也若父沒母存不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

稽顙者其贈也拜

謂人以物助喪也不上不得稽而言其稽顙者惟人以物來助而拜謝之可也一說以物送死曰○賵即賻久濕將用制幣是也○此蓋言於子若喪之衣之殮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之臣是自尊適卑本是大夫之臣今去為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中而反服則疑為舊君殺尊而反服則嫌為新君服故因反服之禮而別之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

居音洞別音蓋縫冠以縫一條屬者謂屬於冠以為武而垂下為纓小祥之冠亦然但用紉直異耳若吉冠則纓武各一物如此凶冠纓武之類是也其冠飾之別也

右縫小功以下左

凡凶冠辟積向右吉冠辟積向左是小功以下服皆向於吉也此又冠縫之別也

緦冠繰纓

繰讀為澡緦服之衰其細如朝服而縷數則半之冠布纓與衰同但為纓則加以灰澡治之也此則又冠布之別也

大功以上散帶

大功以上服重故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若小功以下服輕則初死即絞矣此帶服之別也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句錫也

朝音潮去上聲○朝服十五升升八十縷

計終幅凡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十四升有半計一千五百六十縷是為緦麻鄭註云謂今以闕傳正之若加灰滌治則所謂錫服之錫衰也儀禮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蓋如此此衰布之別也無事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貳車在後曰後路正車在先曰先路冕服褒衣亦為後矣襚不以正車正服者以其死者不用以為正也吳氏曰襚以衣服贈以車馬但言襚者包贈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章作障○遣車載見積引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個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個遣車七乘大夫太牢包五個遣車五乘天子之上士少牢包三個遣車三乘也輤見篇若隊識隅所亦遣車之上以麤布為輤其四面皆有物為障蔽而入壙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遣可以置于棺之四角也奠之餘無幾揚故有子以載粻為非禮[illegible]乃是減殺之之義也○此旅言襚遣之禮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祭謂吉祭喪謂喪祭祝卒哭以後為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并孫曾以前為凶祭故稱哀子或哀孫端衰制如吉時玄端而殺衰六寸於中故以端不衰喪車謂惡車也皆無等者明皆不以貴賤為等

衰也士虞禮稱哀子卒哭後乃稱孝子曲禮諸侯臨內祭祀亦稱孝子是稱孝稱哀無等也喪服斬齊及殤子齊衰之服自天子達是諸侯無等也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周禮巾車王之喪車孔乘而始遭喪至卒哭之車亦白狗皮爲襯麓惡與小同推卒哭後漸向吉耳是喪車無等也○此言喪祭車服之通禮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大音泰○大白冠大古之白布冠後世之喪冠也緇布之冠古齊冠後世諸侯以下始冠之冠也餘纓下垂也二冠一以喪凶一以古質故皆不蕤明非吉冠比矣冠之下卷爲委武除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謂吉服之玄冠也縞謂子喪既祥及孫喪之縞冠也喪冠惟條屬爲武吉冠乃別爲武而垂纓爲蕤而二冠由凶趨吉故稱委武玄縞而後蕤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冠迎讀去聲○冕絺冕弁爵弁冠玄冠助祭於君爲尊自祭其家爲卑故冠冕也然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不用弁此大夫祭指孤而言與又士親迎可暫用弁士祭有常禮不可用弁則記者以爲可亦失矣○此節言吉凶冠之異制而因言冕弁與冠之異用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此以下十三章

皆辨乘喪禮而明之也楅猶幅也柏也蓋楅者枇以桑長三尺此以柏木爲匕桑木爲枇枇浅者而柏潔白故也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升長去聲○牲體在鑊用枇以入鼎又自鼎載以入俎而主人舉肉之時則執畢以助之此二器吉祭用棘木爲之喪祭用桑木爲之而其柄與末皆加刊削也○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帶喪帶同其帶但繅白邊而疑殺之不加采綵用以衣死故也五采二采飾之也與士喪禮率帶異者皆以爲此天子之大夫士也○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醯醢數甕武衡注讀作桁字之誤也○甕甒皆瓦器筲竹器甕盛醯醢甒盛酒醴筲盛黍稷桁以木爲之以庋甕甒之屬棺飾謂之見折亦大爲之形如牀無足直二橫五加於壙上以承抗席也蓋葬時甕甒筲桁皆於見之外槨之內待葬事畢而後加折凡言葬物所重既虞而埋之埋於祖廟門外之東此言重主所埋之重不祭○重主也既見衡弓矢祭畢乃埋之也○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喪禮皆以夫之爵位爲尊降也○小斂大斂啟皆辨拜謂偏同○啟謂啟殯也○凡大斂小斂及啟殯君來弔其臣及大夫弔其士則辭而出拜若其他衆賓則待事畢偏

拜之詳說緣當非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無柩謂葬後孝子朝夕哭則褰舉其帷欲見殯柩也既葬後神主祔廟則以帷罷而無事於堂帷矣皆不帷之意也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載謂朝門將而柩載在車也此時君始來其位在車東則主人在柩西東面而拜在廟門內西獨北面而踊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送君命之反還奠所而後設奠以告使知君之來弔也說載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則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褖

同首采袡首裾○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以衣衣尸曰襲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為褚也稅黑色纁絳色裳下緣曰袡以綿衣裳用服衣纁袡為衣而合為一稱也素端衣出裳皆素為朝服二種皮弁內在在而裳裳為爵三稱弁弁玄衣而袪裳為朝四稱玄冕衣與然如衍弁而裳判補為采片爛旨幽衣裳之屬與為現母之服玄衣異為上服婦之服指襍袡言長衣陳襚衣即襚衣但不宜襚袡耳以命士非之○鄭氏曰襧以祀名服此皮弁爵弁玄冠者襲其服非襲其冠也然玄冕為大夫服未聞子羔當為襲之玄冕或

謂爲玄端也。愚按鄭氏蓋以子羔未爲大夫而疑其譏耳，而此經與大夫五稱之數相符，則玄冕非玄端之譏也。又考後說鄭注云以士襲三稱，而子羔襲五稱，并侯襲七稱，公九稱，天子十二稱，以明尊卑之數，豈子羔實爲大夫，抑非孔子弟子之子羔與。○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爲使也，去聲。說見曾子問。○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國君五日而殯，凡七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又明日四也，其日小斂五也，小斂之明日六也，又明日大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其日小斂四也，又明日大斂五也。士三日而殯，凡三次踊：始死一也，小斂二也，大斂三也。居閒者，凡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踊，踊畢，賓踊，婦人居賓與主之閒也。然踊節如此，而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又云哭踊無數者，此以禮之常節而言，彼以哀心所感而言。言其常節，則公七，大夫五，士三者，禮也。其每踊三跳，三踊九跳，謂之成踊者，目也。所謂踊三者，三也，而言其哀心所感而踊，則於每踊三跳，三踊九跳，謂之成踊者，不拘其節矣。喪禮記所謂無踊節，及所謂哭踊無數者也。學者以義推之可矣。○公襲卷衣一，玄端

一朝服一。素積一。繡裳一。爵弁二。玄端二。褻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卷衣同○卑花以如服稅制上服在上如子羔之襲是也公爵褻衣在上故以褻衣之上服親身卷衣者畫龍山
之屬於衣上公之冕服也玄端玄衣而朱裳燕服也朝服緇衣而
素裳日襯朝服也素積同皮弁以精素爲裳故名襯朝服也緇素
凡袞服之裳皆繡黻謂亦謂冕弁任取一服也凡此各一稱所升玄
冕見子羔爵弁始命所受服故特升二稱宗本也玄端亦二
襯褻衣若所加賜之衣亦一稱故在上以榮君賜此公襲凡稱之
故也紳用素帶爲結束飾以朱綠即玉藻所謂雜帶其上垂加大
帶即玉藻所謂大帶但作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宗所備[illegible]帶是也。○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説曰環紛一股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子去冠至小斂十素委貌人六以上若係雜敗悉加環絰後日一也。公親大斂。公所親鋪
席乃斂。所解見前篇言君將至而親其大斂必待公至升空公之所親鋪席乃斂若榮君[illegible]而重其藏也。○爵人
之將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幅上夾散[illegible]制若以物造形也右者幅廣二尺二寸皆用玄纁之數皆
長尺所如其幅擬其太短故以橫爲縱而橫亦尺長終幅也若既
以緞綿用制幣玄纁束丈有八尺爲制二十丈爲束今玄纁廣長

如此是爲俟不中禮矣。○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

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

顙弔者降反位相禮者也○此章首列國弔含襚賵之禮而此首言弔也弔者卽君所遣之正使介其副也嗣主孤立阼階之下而西面西鄉使在大門之西而面東其副在其東稍南而面北又以介非一人其所以西爲上以次而東而其與則皆西於門而不敢當中門也受命受主家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卽孤父稱子者未卽位之稱也○按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立升由阼階者蓋當弔時異於常時也含者執璧將

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

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

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去聲胡音瀨此言含也圭璧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將者正使此含者以下即介也含玉必如璧堂殯也未葬則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以承之含用有遠近故來有先後而喪亦異也凡初遭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則拜受者蓋遭喪久故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仍喪屨以東謂取璧藏於內也疏云襚謂上襚鄭夫宰衍今以下文宰夫與衆舉襚推之疏說是也

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此言襚也委於殯東注謂門委殯席上之北也門內霤門之內霤也襚者致冕服訖遂降出受爵弁服及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以將命子拜受皆如初但襚者受服於西

人之所各不同耳，茲從皆畢，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亦如含也。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音諷。乘去聲。輈音周。○此言賵也。上介賵，明客使為衆介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北輈，車之轅北向也。自，爾雅釋詁云：來也。下謂馬也。出，存也。上介執圭將命畢，從者則從馬以下，設在路北之西，而子乃拜受也。由是上介即跪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亦收其出而舉之也。按覲禮車在西者，設於前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也。今賵禮車在東者，為助主人送葬而設，故於上人故也。○陸氏曰：孤須矣，從此訖篇末，皆無照字，有者非。照按俗本小有同異，蓋互文與。或謂將於生，賵含襚於死為將，客自臨賵為將帥，亦輕故纔殊也。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鄉去聲。○總承弔含賵而申之也。鄉殯者，從外殯之西面而面東北以向殯也，面亦向也。坐皆跪也。子拜稽顙，各介即西向跪而委之也。賵者出，反位于門

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然加宗彝音飛使大夫登拾部部○上客卽衆中之正使也自形而令而繼以至賜畢反位而後上客自行臨哭之禮此若聘禮之有私覿也門右謂東也謂宗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右介客入門右不敢居賓位也宗人謂當欲納此弔禮先受命於嗣君

然後將客復位又以客辭入告於君反命於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以從賓位逆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而客出又拜謝其辱也○首二句舊註云當屬於上介賵節宰舉以東之下今味文義乃錯舉於此以起本節之詞非有誤也且如其說含襚賵皆客反位而後宰舉以東則賵禮獨安得宰舉以東而後客反位哉蓋上節客賵不言客反位者省文而此錯見以起下者反文也學者詳之○石梁王氏曰此一節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闕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此以下三節亦錯舉喪禮而明之也國有君喪則臣於親喪不敢受弔因明客之弔於君故也○或曰明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於盤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二十二篇喪大記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篇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若以人爲乘也專道而行則在路人皆避之也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終也反猶還也言父喪未終而又遭母喪則當大祥除服之時自服除服之服以行祥禮待祥禮畢乃還服母之服也然祥爲吉祭必俟葬後乃行若母喪未葬不忍遽行吉禮下文亦然顈練祥皆行是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又言諸父昆弟之喪其除喪之服亦不爲親喪而廢也蓋除服禮之大也衆父喪總時喪則不以輕廢重衆旁喪遭親喪明不以重廢輕推遭若喪則不得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緣裝自除私服皆于閒言之矣同○鄭氏當之以其有殯然後當以爲絺易麻経而無首之雜川穎代從之於爲陳懸棺而後喪俱三年則從後喪既虞卒乃禮前喪行練若祥之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禮此申首節之意也○禮祔在練前於祥後未練祥嫌祔尚未於於太祖昭穆凡然而祔之後則孫可祔矣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親喪外喪謂遠兄弟之喪也哭之

從室明非哭殯也其哭之明日入就殯宮奠畢而出乃服本服著新喪之服以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一如昨日始聞即位之禮也○此章類言當喪遭喪之禮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於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與去聲○視濯謂將祭而監視滌濯之器也故雖親死猶是在吉禮之中而不敢遽哭於未祭之前但次於異宮以示吉凶不相干之意而已如但受宿戒而未視滌濯則使告於君俟反而哭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宿謂祭前三日受宿戒也此雖猶未視濯然既宿則必與祭者以期以下服輕故也如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亦出次異宮以示吉凶不相干之意但與告反而哭者則有間矣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爲尸亦與祭之意也說見曾子問篇孔子曰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亦見曾子問篇盖因爲尸而衍於此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祥祭爲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其時兄弟適死則俟既殯而祭蓋以兄弟殊宮然可以祭也若同宮則雖賤如臣妾亦葬而後祭而不葬不可也況兄弟乎凡此皆以吉凶不相干也喪服傳有死於宮中則爲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祭承上殯而後祭言之也散謂栗階也等階也謂吉祭則涉級聚足凶祭則栗階今行二祥之吉祭而主人執事升降皆栗階者以兄弟之喪方殯故也虞祔謂葬時之虞祔承上葬而後祭言之或言祭不言祔或言葬不言祭互文也至既葬虞祔乃行二祥之祭視既殯遲矣而升降亦皆栗階亦以同宮兄弟及臣妾之喪方殯故也按燕禮栗階不過二等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此章言喪祭遭喪之禮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齊去聲啐音翠○王肅曰嚌入口爲啐卒爵爲飲

主人受酢而嚌之家貧兄弟受獻而嚌之蓋以親疏爲隆殺也下放此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侍祭喪謂相喪祭之禮薦謂脯醢之薦相禮者告賓祭所薦而賓不食者以喪祭故也若吉祭則祭畢而食矣此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說爲將也疾謝無獻賓之禮○此章言祭之飲食之禮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稱去聲○喪謂父母之喪也敬爲上如所謂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是也哀次之如所謂喪致乎哀而止譏過高遠而易細微是也瘠爲下如所謂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稱其情稱其服則無過不及而中於禮矣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言以見可依禮籍而行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皆不可名言也○此章言喪服之等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曾子問篇喪曾子問作親亦謂親喪也但曾子問篇子夏以三年之喪卒哭不避金革之事爲問而孔子引以答之如此今無孫起而此言此二句則所指更廣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

子也解斷同期非同○此明以明不自寒喪之意也三日親始死
時也三月在衰時也期小祥時也三年大祥及禫時
也四者同時得宜而俱過不及可謂善矣稱東夷之子者蓋善其
能拔於俗也拔家禮曲禮子以問孺子貢問曰敢請其子少連大
連善居喪其有異於孔子謂之如此
未云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其文蔽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
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
入門見母親○說何言已止也謂居人論說也歛堊室制見前篇
在堊室之中謂居喪下文語皆於堊室是也行禮於殯宮
之時始入見乎母也則不入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言堊室中則倚廬中可知矣喪
謂齊衰也齊衰三年者行期則者行五月三月者凡喪父斬衰居
倚廬既練始居堊室齊衰皆始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床第
廬嚴也也乃廬肅之所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
以巾我喪不臨之意也
長上變○衰成輕重各有所比殤服
成人者降而衰如成人以本親尊故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
除朱子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
喪內除日月方竟而哀已殺

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小功比兄弟之喪則既葬食肉飲酒可矣以服輕而哀殺也然其矜醉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食所以尊君也○此章亦言喪服之等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音句○似類也瞿驚變之意言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瞿然聞人稱名有與親同者則心為瞿然而弔死問疾則戚容必有加於無變之人也其哀心誠切至免喪猶加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以親喪非其餘比也其餘則不過直道而行以循喪禮而已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潮服祥因其故服期皆同朝會潮○祥謂大祥之祭也朝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言祥祭乃主人除服之節則於前夕而告祭期必服朝服而至且祥祭因服其前久故服之朝服也○疏曰註謂朝服為正祭服者據少牢禮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言之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禪尊卑同服故云正祭服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既祥乃服素縞麻衣者

以祥祭弁情故朝服縞冠祭訖哀未忘其服稍重朝服纖冠亦此意也陸氏曰纖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纖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疏謂大祥後有來弔則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祥服縞冠以受弔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也○此章言祥除之節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當袒謂斂竟時也反還改更也襲襲其衣也既明也當士喪斂竟當袒而大夫來弔雖當踊必絕止其踊而出拜竟還位更為成踊乃襲若士之來弔則不然主人必畢竟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而已蓋尊卑不相敵禮當然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少牢羊豕大牢牛羊豕犆特同○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卒哭附牲皆加一等其禮大於虞也○此二節言大夫士虞祭之異禮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卜葬虞者葬後即虞故兼稱之也子卜葬父則祝辭曰哀子某卜葬父某甫孫則曰哀孫某卜葬祖某甫夫則

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兩難之辭故也兄弟均曰某但兄爲弟並曰某卜葬弟某而已弟爲兄則曰某卜葬伯子某而不曰兄某者是乃所以尊兄也○此章明卜葬祝詞之異辭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輠音踝○關穿也輠廻也輪人以杖撥之杖穿車轂之中而廻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乃禁使無爵者不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上聲○飯含也大夫以上使賓爲襲含故以巾覆尸面而穿其當口處以入含玉恐尸爲賓惻怡也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而不以巾覆面矣公羊賈士也而鑿以含是褻其親矣○此章皆記褻禮所由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冒說見王制及喪大記襲謂浴後衣尸也形見也言尸雖已襲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後必設之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

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扶與平聲下同卷上聲○禮設遣奠既徹以牲體之餘包遣
畢以納壙中或人疑如此是似君子食於人既畢而以其餘歸也
豈不傷孝乎夫子告以大饗既畢則卷其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
館中今父母爲家之主將葬而以賓禮待之
此孝子所以悲哀之至也故重言以明之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爲去聲○數者曰問降者曰賜言非爲其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
之與蓋以哀死之有遺猶生之行問賜故遺及之也然此上
疑有闕文○此二節言
設問遺之制之意也○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
此下各章皆言喪服稽顙之節也其喪拜謂稽顙而后拜吉拜謂
拜拜而后稽顙檀弓謂殷拜而后稽顙則稽顙而后拜頎自
斬衰往緦麻皆拜而后稽顙周則三年之喪及杖期喪皆稽顙
而后拜不杖期以下皆拜而后稽顙也○此節言喪拜之節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
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遺音位下同○按喪大記既葬君食之則
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與此略同
而文有詳畧也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

遺之可也不遺人宴故也服輕哀殺則可矣石梁王氏曰居喪私酒肉之遺饋疾者與○此章言居喪問遺辭受之節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元期棊陟下同剡以平聲○剡削也減斬之殺剡此亦言居喪哀痛之節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謂小祥後之衰與大功同也雖功衰時不往弔於無服之人者重親喪也如有五服之喪而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必服彼之服者亟服易也二者皆遂而往哭不言遂者蒙上文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註曰此謂父在爲母也疏曰父在爲期禫杖則亦備二祥節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喪而既葬也其往弔他喪則弔哭既畢即退不與主人饌斂等事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大功猶既葬而練則喪乃未葬而弔者儀禮喪服傳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蓋謂此與此喪雖未葬亦可弔但哭而退不聽事猶大功之既葬也其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而弔於人則可

待主人集做等事耶不親自執其事耳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與去聲○與謂指相禮謂儐贊小功緦二服同等者服輕從殺也賓如非擯役可執儐贊禮重故不與○此章備言居喪弔哭之節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窆同○此承上章之意而因言凡弔葬之禮也相趨者古人以趨為敬如論語過之必趨左傳見冑趨風之類蓋若相趨為敬者也故其弔義至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者又賓相得為恩者也故待柩至大門之哀次而退相問者是有往來交際者也故待窆畢而退相見者皆執贄行相見禮者也故待孝子反哭於家而退朋友是更思義隆重者也故待虞祭祔祭畢而退此皆以禮之門謂殯廟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又言弔葬者是為朋助役非從主人而已故凡年未過四十而強且壯者皆執紼此以力之強弱衛而也其同鄉尤非異常凡鄉五十者當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則待土盈坎乃去此又以恤二意道為而也○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

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為去聲○首六句已言之也視不明以下皆言疾之狀也病之言憂也五十以下皆言老也疑死者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適猶往也黨謂宗族與親戚也因食而往雖黨不可往而見食焉則可矣有服謂五服而言又言大功以下明殺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鹽音炎○功衰見前齊斬之末服也不能食食謂有疾也鹽說文孔粥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瘍音羊創瘡同○毀[illegible]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與無子同也○此章言飲食哀毀之節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堩音恆○堩路也言有喪者惟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則可著免行於道路若非此則不以免在道不宜於凶服而居喪不可以輕出也小記遂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可以得其意矣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謂功喪之於虞祔期喪之於虞祔與練三年喪之於虞祔練與祥也必四祭乃沐浴以見交神必致其精潔而居喪則無取乎精潔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摯贄同○疏衰齊衰也以下文父母之喪推之此謂指齊衰期則及齊衰五月齊衰三月而不指母喪與請見人親人請見爲重而始請見人而執贄視凡請見人又重故即見不見以明齊功以下之禮異也大小功皆承既葬而言雖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降避同○見人謂尋常見人非人請見與請見人之比也然齊功以下見人必避涕泣惟親喪不避則但凡見人之禮親喪汲猶異矣其不受人請見與請見人異待言哉○此章言居喪見人之節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供力役之征也註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疏曰此庶人之禮若大夫士三年之喪則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此章言居喪從政之節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中路猶言中途也嬰兒乍失其母哀痛之極擬復音節哭親以哉如之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卒哭以後則以鬼道事之故諱此總言諱尊親之義也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此以下析言之也王父母以下尊謂父之王父母之屬父之所諱子亦不敢不諱故同諱也蓋父之王父母父之世父叔父及父之姑已皆正服小功本不合諱乃從父而諱之而父之兄弟父之姑姊已皆正服期父本自當諱也故約之如此然按王侯卿大夫之廟制諱及王父以上而兄弟伯叔之禍有不諱則此從而諱者蓋父為士與庶人不逮事父母雖王父母不諱則親在亦必諱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從去聲○本節末句未詳舊說母為其親諱則子於宮中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於其側亦不稱蓋非宮中非其側猶可稱也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同名則雖他所亦諱之矣鄭氏曰上文父之王父母父之世父叔父及姑皆子與父同諱則子之曾祖之親盡矣而從祖昆弟亦曾祖之親也於父為父不為諱已亦不得從而諱今與母妻之親同名則以重累而得為之諱矣愚按據此則小功親皆放此蓋亦舉以為例與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去冠[illegible]司○此亦言居喪冠昏之所也次喪次也當冠而遭喪則[illegible]服而遂加冠於喪次雖三年之喪亦可行也既冠於次乃[illegible]言踊三者三所謂成踊[illegible]先乃出就次矣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

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取妻同○末謂服過半而將終也疏曰大功之末言身不言父小功之末言父不言身互文也獨於小功之末言娶婦者娶婦集熟飲娶惟小功之末乃可也父言小功卒哭已可以冠且娶者據其父小功之末則已緦麻之服除若據其父大功之末則已小功之服未除疑於情不可冠娶故特明之也獨下殤之小功不可冠娶者以日期服而降本服重故也○張子曰首大功以下十二字疑衍而父小功之末何其直云父大功之末蓋父大功則已是小功已之子是緦至其末而冠娶者固已無服矣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著也陳註曰愚以末為卒哭按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若服將除時也愚按子已大功之末猶可而於父則小功之末方可詳意

相反不可解此節爲互文之說稍通也張子之〇凡弁絰其衰侈
論語意明淨而陳氏宋字亦有理並宜從之
袂首者亦弁而加以一股環絰謂之弁絰其服有錫衰緦衰疑衰
袂皆吊服也侈大也袂小者二尺二寸大則三尺三寸蓋不純凶
之意
與 〇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
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〇與去聲辟音壁
〇宮樂宮與闕
殺大斂職所宮中之事同義宮中子不與於樂謂凡樂宮中概不
與聞也聲聞焉不舉樂可與聞而不可舉也不舉於其側可舉而
不可在側也有大功喪服者將至亦爲之屏退琴瑟有小功者則
雖至樂不爲止蓋輕重一以重輕爲隆殺也〇陳氏曰按註疏宮中
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之不
親聽也若異宮則得與矣聲所聞不舉則近不舉其側則尤近輕
重之節如此及樂陳氏曰不得與聞於樂況眾樂乎不得舉樂則
聲聞焉可矣毋殺於父也樂不止琴瑟琴瑟特常御者耳服大功
者將至辟琴瑟可也樂可知已愚按同宮之子不與而命士以
上異宮可與是亦以尊稅恐無是理也且謂聲爲母所聞則不舉
似有理然父有服而異宮之子與樂其中豈無有聲聞於父者是
父有服殺降於母矣故知宮中爲凡樂宮中而聲聞焉爲子得與

節皆據明也父宮中子不與於樂猶言子不與樂於宮中也自人爲之之謂與自我爲之之謂樂不樂猶可與也不與則益嚴矣畏樂之說具在助名益詳矣○此節言待親之服宜備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黨之兄弟謂其親族族人謂其疏遠之族也以下文無族則主以四鄰推之可見言姑姊妹之喪其夫死無子而又無親族兄弟者則夫之疏遠族人皆可主其喪而其本親不可主其喪以婦人於本親降服而庶於外族故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附於夫之黨謂其祖姑也又言夫之族若無則主以四鄰又無則主以附黨者之嫌行以明本親不可主之意也或又謂妻之黨主之而祔於其夫之黨之祖姑若亦以四鄰之義推之與故稱或以通之○此節言[illegible]夫妻之黨無別也○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麻謂衰服紳大帶也之謂吉不紳裳也麻者不紳身所服與要所繫者不亂也執玉不麻于所執與身所服者不稱也麻不加於采外所服與內所著者不雜也蓋上下表裏其截然難假如此○此節言吉凶之服宜辨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

自因也國禁哭謂國有大祭祀而喪者不敢哭也然朝夕之奠則即其阼階下之位而自因禮節以行之亦君子不自專其哭之意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音依○偯委曲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言童子未備成人之禮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絕猶離也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義勝情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情勝義也孔子言知此意者能用禮文矣哉蓋美其得禮之微也○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相去聲○由左禮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是也由右則失禮之正矣○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上聲○飯含也貝水物古者貨貝以爲貨按士喪禮貝三實於笄而上篇含者執璧周禮天子飯含玉則此用貝蓋約詞也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祭名也前此哭無時既葬而虞乃朝夕哭而不哭無時矣故以

卒哭名其祭也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虞之言安亦祭名也既葬而祭以安其神也○此論既葬含襚卒哭虞尊卑之等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言諸侯遣使來弔必先弔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一日畢行其次然也詳見上篇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喪大記云君於大夫三問此乃云無算者三問者親往而無算者遣使與式同恩加於衍禄也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亢為謂大殮了比次也○此節言於卿大夫士問疾及死之禮也

○升正柩謂諸侯朝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將朝廟用輴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引綍五百人分執之以助牽力也枚形如箸銜於口以為之節以止喧譁也司馬執鐸左右夾柩以警衆號也羽葆以鳥羽為蓋形如蓋恐路有傾虧執而御其抑揚左右以節其步也

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引去

發○引節將也弟亦執以為麾也○此章言諸侯與大夫葬禮之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藻紘節梲詳見禮器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路以蔽內外也反爵之坫土為之在兩楹間難為上言僭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豚肩不揜豆亦見禮器難為下言偪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此章言過不及之非禮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嫁女為父母期若不服則三年之喪故歸之也封竟也或言君夫人或言婦人上下文互相足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奔喪用諸侯禮待之亦用諸侯禮婦人從夫之義也闈門為宮中門而非正門側階為東旁階而非正階其夫國君在阼階上亦不降迎又男女有別之義也其他如奔喪禮然謂哭踊髽麻之類○此章言婦人歸喪之禮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者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則遠嫌矣○君子

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此君子指爲學者言也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行去聲○此君子指爲政者言也失謂無德而失位也一云謂不能據德而又失其德也位不親遊也居其位無其言是從諛而竊位也有其言無其行是無實而虛說也既得之而又失之恐喪德而見棄也地有餘而民不足是有土而無人也衆寡均而倍焉是有人而不率也○嚴陵方氏曰孔子嘗謂鄙夫患既得而失之此乃言君子恥既得而失之者蓋鄙夫之心存乎附其位君子之心存乎稱其位勢無以附位而失之者小人所患德無以稱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愚按自此至終篇凡十七節內除凶年一節由戴子庶剛四篇爲喪祭之禮餘皆雜記諸禮故以名篇說見上篇之首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駑音奴○馬最下曰駑馬周禮校人六馬種戎齊道田駑是也下牲亦如之或曰大牢用少牢少牢降用特牲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以大節言之與

○恤

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本章多未詳恤由疑公之族觀其為士者孺悲疑亦公臣或其家之治喪者故使往學禮於孔子而行之也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廢矣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樂音洛○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謂醉亂狀百日言其久謂一年也孔子言百日之蜡以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飲而為歡此豈爾所得知乎蓋言其義大也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張弛者言其勞逸為者言其譬猶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絕久弛而不張則體變猶民之為道久勞而不息則神疲久息而不勞則志逸也聖王之治勞息以時以此而已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正月周建子之月其月日長至謂之冬至有事於上帝謂郊祭也七月周建午之月

其門日至謂之建子有事於祖謂禘祭也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乃建巳之月而今用建午之月意以郊禘大典敢二至相對而發其端也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者蓋一時之事與○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為夫人也○疏曰禮外諸侯夫人天子命之若禮內諸侯夫人亦人及卿大夫之妻則后命之其下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愚按疏所引似可疑然非明矣其明云命於天子與擬亦云君命所據不云后命也如其說則諸侯命不自天子出而中外謂之二聖可見且其皆穿數耕封之辭又無何誼或曰后夫人不君命命之若意為近之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為去聲下同○此見夫人命於天子而皆尊之意也疏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類內宗則君五屬之女也猶內宗者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服齊衰外宗亦同之也然君夫人者是則人所稱此外宗者事謂姑姊妹之女嫁在國中者與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多嫁於國中大夫諸侯不內娶故舅之女及從母多不得在國中也○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大夫拜亦相弔之道也。為火來者弔之也宗伯職以弔禮哀禍災是也相弔之道謂待相弔者之道○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辟辟同○上猶升也仕也孔子言管仲遇盜簡取二人用之而升為公家之臣且曰為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誘為盜耳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也其後管死桓公乃使二人為管仲服宦者言大夫者臣而為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若遊入大夫而未嘗爲則不為大夫反服公則不忘仲之舉賢而命之爾○過而舉君之諱則起為過謀業稱也其言不自變則也立以示敬也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諸臣之名或同若諱而稱字亦敬君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辟小黨群邪同○內亂謂闘雜也若卿大夫在國若臣僚有謀亂者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謹守不相干與而已其或敵寇為患則亦得逃避若力拙以死義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剡削上銳漸一作櫼○贊大行註謂古禮書之名其書若贊大行人之職者也圭通謂圭三等璧

二等也判殺也剡三寸剡謂圭也厚半寸通謂圭璧也殺其上左右各寸半亦謂圭也玉也者總結上文以起下也藻采曰繅以木如玉衣以韋而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以藉玉也采亦繅耳而言繅二采而已○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世始仕食祿當何君時也文公在哀公前七君○按此條首尾不倫有斷文或曰當連下爲簡其先世皆爲宗祝之職擧數廟屋宗器而因數以序之也然不可考矣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擧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純作緇拭猶式刲音奎衈音二雍人之數若以牲血塗釁之也衈耳旁毛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潔也

衈衈謂也碑者庭中麗牲之碑也中謂屋東西之中門謂廟門夾室謂東西兩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升屋而割也衈者將割羊割雞先滅耳旁毛以薦神也皆于屋下者在廟與門與夾室之屋下門當門者當門屋之中夾室中室者當夾室之中也有司道謂宰夫祝宗人也皆北鄉者先是君命宰夫當以事畢令告之而門以反命於君也蓋其時君在路寢矣○按大戴禮諸侯釁廟自爲一篇而文小異今參之乃備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成也疏曰名器盛饌以器之屬鄭云器謂與飲器熱食以酒食洗浴之用歡衆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皆加○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豭豚牡豚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比者稱使者使臣之使道夫辭○出夫人者行道而出送其國也在道至人猶以夫人禮者以將命然後義絕也謙言敬

若不敢不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不忍斥言其過也君言前謝宗將固辭以不教為辭矣亦答以遣也疏曰使者令所從有司之寡君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其國而其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明付受悉如法之意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共供同盛音成辟避同○兄謂夫之兄也稱舅當曰某之子某不敏稱兄當曰某之弟某不敏必稱之者命由尊者故也又言主人對辭者重言以起下文或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某之妹不肖稱亦皆然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少去聲疏食之食去聲飧音孫○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祭作起也辭者以謝相勸謝也疏麤也飧者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也傷猶害也言麤飯不敢強

以致書也○方氏曰孟子云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
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亦禮也愚按此章與食於季氏參看
聖人時措之○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納幣謂納徵也八尺曰
肖雖小可見 尋五尋為匹每匹從兩
端卷至中為一兩五兩十卷為一束鄭氏曰四
十尺謂之匹古人每匹作兩兩卷子猶匹偶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
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因納徵而言親迎之
禮也若見舅姑之時而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堂下則即是 女雖
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也惟諸父乃旁尊故明日各詣寢而見
未許嫁年三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鬈首笄○未許 嫁謂未納徵以
前也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許嫁則主婦為
之者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則婦人禮之而已無主婦女賓不
備儀也其燕居則又去笄而分
髮為髻紒若猶為小者然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
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會音檜 紕音毘
純音準紃音旬○頸縫曰會旁緣曰紕下緣曰純諸縫同之縫曰
紃爵韋爵色韋也素生帛也去上之上謂上廣之極上至下之下

衽下廣之殺下也○陳氏因去上五寸有餘不至下五寸有純其中餘二尺也純用得裳六寸中緣之表裏各三寸遂按中餘二尺之說明以楬殺裳裏各三寸說雖無者然裳之兩旁各有純三寸合之則亦六寸也玉藻云其頸五寸行當帶間五寸今按玉藻之頸五寸即此給以上之五寸是頸之長也上兩之廣貿一尺去兩旁之純其六寸其中四寸是乃頸之廣也而玉藻誤以頸之長五寸解爲頸之廣五寸其失甚矣餘詳玉藻